

# 毛泽东的晚年生活

郭金荣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毛泽东的晚年生活

(邵华泽题)

郭金荣著

一九九三年一月



本书作者郭金荣与孟锦云合照

### 内容简介

本书记述毛泽东身边最后一名护士孟锦云陪侍毛泽东最后489天生活的种种见闻，着重于这个政治巨人的日常起居、读书爱好、家庭生活、以及由此反映出毛泽东在生命最后一年多的思绪、情感和精神世界。

书中记述了孟锦云这个文工团舞蹈演员，怎样从跳舞中认识毛泽东而到毛身边当了护士；记述了毛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情义，和江青的苦痛纠葛；记述了毛读书成癖和纵论《资治通鉴》、《红与黑》、《红楼梦》等书。本书还记述了毛对邓小平的评价，对周恩来的深情以及同我国其他领导人的交往，和他最后会见和外国客人等。

本书文笔朴实、情节生动，记述了许多不为世人所知的事实和情景。

一九六〇年，在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休息时，毛主席与邓小平同志在一起交谈。



毛主席 1966 年以后的办公室

郭占芙 摄

• 书籍伴随了毛主席一生



毛主席读过的《旧唐书》、《资本论》

60687/4t 11



晚年的毛泽东



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过的地方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和  
毛岸青（左一），邵华（右  
二）在一起。



1974年5月11日  
毛主席会见布托总理

## 作者简介

郭金荣女士 1943 年生于中国山东，1953 年来到北京。1964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现在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任编辑，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人物》、《传记文学》、《大众电影》、《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名人专访数十篇。写过《长城的传说》、《大学刚刚毕业》等数部电视剧本。

《毛泽东的晚年生活》一书是作者经过数年研究、采访完成的新作。

## 读者意见卡

读者朋友,请您填写我们的调查卡,并寄给我部。

我部地址:

北京 1667 信箱(100009)何建新收

一. 您的身份

年龄 职业 性别 学历

省 市(地) 县 乡

二. 您买此书是

1. 在书店 2. 在书摊 3. 在书市 4. 通过邮购

三. 您感兴趣的人(请排序)

1. 领袖人物 2. 影视歌星 3. 体育明星 4. 商界巨头 5. 其它

四. 您平均每月在图书上的花费(元)

1. 0—20 2. 20—40 3. 40—80 4. 80—

请沿此线裁下

## 目 录

|                        |       |
|------------------------|-------|
| 一 最后一名守灵人 .....        | (1)   |
| 二 半个小同乡 .....          | (3)   |
| 三 一号问题 .....           | (11)  |
| 四 我是来找你平反的 .....       | (25)  |
| 五 玫瑰色的红裙子 .....        | (33)  |
| 六 他厌倦了运动 .....         | (43)  |
| 七 一个富于感情的人 .....       | (49)  |
| 八 读书成癖 .....           | (63)  |
| 九 读“破”了的一部《资治通鉴》.....  | (75)  |
| 十《红与黑》和《红楼梦》.....      | (89)  |
| 十一 最后一个国庆节 .....       | (99)  |
| 十二 最后的生日 .....         | (109) |
| 十三 陨石雨带来的预感 .....      | (125) |
| 十四 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 .....     | (131) |
| 十五 天安门事件在毛泽东的卧室里 ..... | (139) |

|               |       |
|---------------|-------|
| 十六 红辣椒与豆腐乳    | (149) |
| 十七 他喜欢标新立异    | (159) |
| 十八 他这样评价邓小平   | (169) |
| 十九 他曾想和江青离婚   | (175) |
| 二十 最高指示也不算数   | (185) |
| 二十一 毛泽东的客人    | (189) |
| 二十二 红笔签名      | (201) |
| 二十三 病榻办公      | (209) |
| 二十四 走向人生的终点   | (217) |
| 二十五 中南海,还不能告别 | (227) |

## 一 最后一名守灵人

是谁，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是谁，护理着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后旅程？

是她，孟锦云，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

孟锦云，对人们来说，是个陌生的名字。如果查查 1976 年 9 月 13 日的报纸，你可以在给毛主席守灵人的长长的名单中找到。孟锦云，最后一名守灵人。她的知名度几乎是零。然而，就是她，却和一个伟人朝夕相处，日夜相伴，度过了 489 个白天与夜晚。

她，是毛泽东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见证人。

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怎么会在毛泽东的晚年，来到他的身边？是偶然？是必然？是机遇？是有缘？



孟锦云生活照

## 二 半个小同乡

孟锦云，是个湖北姑娘，12岁就考入了空政歌舞团。还是少年时代的小孟，已出落得楚楚动人：身材颀长，皮肤白晰，容貌秀丽，特别是那一双清澈如水的眼睛，总像在诉说着什么。一眼看上去，她就是个舞蹈演员的好苗子。她被选进了舞蹈学员班。这是1959年的事情。

那时候，中南海的首长们，经常性的娱乐活动，就是跳舞。几乎每周有一两次，一般安排在周3和周6。军队文工团，从政治上比较可靠，每个团员都经过了一道道入伍的政审。从组织上，便于调动，招之即来，呼之即去，纪律严明，不会出政治事故。

空政歌舞团的一些舞蹈演员，经过了政治上，作风上，生活上的严格审查之后，可以进中南海，去完成陪首长跳舞的任务。

那时的小孟，只有14岁，按理是没有资格承担这样任务的。去中南海跳舞的是些老同志，当然，所谓“老”，其实也不过只有二十几岁。但天长日久，这些老同志有的结了婚，有的要生孩子，再加上演出任务也重，因而领导经过请示批准之后，就决定带些小学员进去见习见习，熟悉熟悉，好接老同志的班，孟锦云就是被选中的小学员中的一个。

1963年4月的一天，当小孟听说让她去中南海“出任务”时，她的心禁不住怦怦地跳着，是紧张，是兴奋，还是

胆怯，也许是这一切的综合吧！总之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以前经常看到一些老同志神神秘秘地被车接走了，人们不敢打听，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她们的去向，她们去执行的任务，她们回来之后，那种春风得意的样子，毕竟被人们猜到或听到了一些真情。

小孟终于也要加入这个令人羡慕的行列之中，她也可以去中南海了。

这是个星期 6 的下午，小孟和七八个文工团员早早地换好便服。6 点多钟，中南海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她们挤挤挨挨地坐了进去，由北海那边驶向中南海。车上她们谁也不说什么，此时，她们不需要什么语言的交流。每个人内心的语言，内心的各种活动，足以填满她们的内心世界，她们无需交谈。车从灯市口同福夹道的大院出发，不一会儿就从北门进入了中南海。车停在一栋中国古典式的建筑物门口，她们下了车，被人带领着，脚步轻盈，匆匆地走过一条长廊，看到一个敞开的红门，门额上写着“春藕斋”。她们走了进去，先是脱挂衣帽的门厅，再进一道门就是舞厅了。这时的舞厅里显得很安静，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忙着摆放茶点，小声地试放音乐。

小孟和几个女伴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老同志此时显得轻松随便，她们之间还不时地小声谈论着什么。而新来的小孟却挺紧张，眼前的一切使她感到新奇，但又似乎和临来之前所想象的大相径庭。这里不是想象的水晶宫，也不是故宫里的金銮殿，这里是一个显得安谧、恬静的大厅，光线柔和，四周的沙发、软椅干净得一尘不染。这里的一切显得舒适，虽然是中国古典式的大厅，但内部的装修又是现代化的，白色帷幔几近垂地，闪着亮光的暗黄色的地板，镶嵌在墙上

的有造型各异的壁灯散发着柔和的光，有的像一串串葡萄，有的像美人鱼，有的又像火炬，有的像马蹄莲。

小孟环视着，发现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这大概是乐队伴奏的地方吧？舞厅的左侧还有一个门与走廊相通。看着，等着，她的心稍稍平静了些。

7点多钟，文工团员们一阵骚动，有人起立，有人轻轻叫了一声，“朱老总！”朱老总首先来到，他步子迈得大而有力，他挺胸昂首，腰背挺直，穿一件白布衬衣，灰色西装裤。他的脸色是黑红色的，他的一举一动仍保持着军人的风采，他哪里像个70多岁的老人！小孟跟着老同志迎上去，老同志把新来的小同志一一介绍给朱老总，这时小孟却一点也不紧张了，真奇怪。

不一会，刘少奇和王光美也来跳舞了，他俩的舞步平稳而轻快，不像朱老总跳舞，朱老总的跳舞，简直是在操练。

晚上10点多钟，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乐曲停止，舞步停驻，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从左侧那个红门稳步走入舞厅。小孟站在那里，痴痴地，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这就是毛主席？“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她耳边突然响起了这首歌。毛泽东，人民的大救星，就是眼前这个人吗？就是这个离自己不到两米远的人？他虽高大，但他也如凡人般地微笑着，向众人点头。他是伟人，却也来到凡人中间。他是领袖，他也来跳舞？这一切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这的的确确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毛主席来了，他的装束极为随便。自然，也许和普通人相反，大概越是领袖，越不需要打扮吧，他本身的内容已足

以使人注目了。只见他一身灰色中山装，并不笔挺，袖筒又肥又长，几乎遮手一半，特别是那条过分肥大的裤子，更显得宽松，舒适，更给增添了洒脱之感。

主席已坐在专门为他准备的沙发上。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白色的打湿了的毛巾，毛主席拿起毛巾擦了擦脸和手。只见服务员小声跟主席讲了句什么，主席轻轻点点头。不多时，小舞台上的乐队奏起了舞曲。在众人目光的集中之下，一个女文工团员，一个经常来跳舞的老同志，走到主席前面，微微倾身，伸出臂掌，作出邀请姿势，主席会意，站起来，与那个文工团员跳起了舞。

全场人的目光，像舞台的追光一样，在追随着主席和那个文工团员。

小孟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主席如何跳舞。主席的舞步很大，总是在地板上蹭着，他高大的身躯不怎么灵活地在移动着，像在蹭着地板走步。一边跳，主席还一边与那个文工团员谈天。主席并不像初学跳舞的人那样，总往脚底下看。他显得很轻松，毫不拘泥。这大概是必然的，作为一国之首的主席，有什么放不开呢？一个舞曲演奏完毕，很巧，正好转到为主席设置的沙发那儿，那位文工团员用手往沙发那边一伸——说巧，也是人为安排出来的“巧”。乐队的指挥在处理一段舞曲时，要观察主席跳舞的位置，跳了几圈之后，指挥要让乐曲停得恰到好处，也就是正好主席转到他的沙发那儿时，舞曲也自然结束。

这不能不是进中南海为首长们，为毛主席的舞会伴奏时，乐队演奏的特殊技巧，为此他们是反复训练，摸索过的。从指挥到乐队队员，哪一个不是怀着无限幸福、无限荣耀、无